遯世編

四冊

遯世編卷九

高隱二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賵悉辭不受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于海外遂與邴原王烈等至遼東廬于山谷時避難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隣人有牛暴寧田寧爲牽牛著涼處自與飲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慚若犯嚴刑寧所居屯落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鬭鬩寧

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寧乃各相悔責不復鬬訟曹操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曹丕簒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皆受而藏諸既而西渡盡封還之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詔以寧爲光祿勳又詔青州刺史命別駕從事郡承掾奉詔以

禮發遣寧詣行所在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厨食上
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固辭正始二年中書侍郎
王基薦寧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篳門偃息窮巷
飯鬻糊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誠宜束帛
加璧備禮徵聘于是特具安車蒲輪聘焉會寧卒時
年八十四常坐一木榻積五十五年未嘗箕踞當膝
皆穿著皂帽布襦惟祠祭加著單衣絮巾少喪母不
識形象特加觴泫然流涕遼東郡國圖形府殿號爲
賢者

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厮役後爲郡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奇之聽受業太學後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朞喪去官復除太丘長修德清淨百姓以安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人多逃避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在鄉閭

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
且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歲荒民儉有盜
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起自整拂呼命子孫
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人未必惡習以性成
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
歸罪寔徐譬之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黨禁
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
次之位寔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巳累
見徵命俱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年八十四卒于

家

王烈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少師事陳寔以行義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

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
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
訪州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
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年七十八終于遼東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少好
學師事京兆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
九章筭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尚書以山東無
足問者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

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玄因從質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及黨事起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迫脅玄不得已一詣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汝南袁紹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送迎玄以病乞還家年七十四卒于家遺令薄葬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

曰鄭公鄉號其里曰通德里門

任安

任安字定祖廣漢緜竹人少游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公車徵皆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常讀史記魯仲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為治情以得志為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號為任徵君年七十九卒于家

龐公

龐公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于壟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

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
登鹿門山采藥不反

姜岐

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邽人少失父獨以母兄居治書
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橋玄爲漢
陽太守召岐欲以爲功曹岐稱病不就玄怒勑督郵
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玄
怒益擿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孝義栖遲衡廬鄉
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敢以死守之玄怒乃

止岐于是高名逾廣其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為事教授者滿于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為茂才為蒲坂令皆不就以壽終于家

檀敷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少為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位

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年八十卒于家

張臶

張臶字子明養志不仕臶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臶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

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辭觚教曰張先生所謂
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
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正始元年戴鵀之鳥
巢辭門陰辭告門人曰夫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凶
祥也乃援琴歌咏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
歲

扈累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
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歷風角鳥情常食青葙芫華

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
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
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壞正
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黃
初元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甗甎
爲障施一廚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
吟咏内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九
十裁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
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

求美衣弊緼故後一二年病亡

杜微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于廣漢任安劉璋辟爲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王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旣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于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覯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

文仲寳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
德薄任重懔懔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
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
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勲于竹帛也以謂賢愚
不相爲謀故自割絶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徵自乞
老病求歸

王儁

王儁字子文汝南人少爲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
晊善曹操爲布衣特愛儁儁亦稱操有治世之具及

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操會之會者三萬人操于外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爲百姓請命舍卿復誰相對而笑儁爲人外靜而内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歸儁者一百餘家帝之都許復徵爲尚書又不就年六十四以壽終于武陵

荀靖

荀靖字叔慈潁川人少有儁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

號曰八龍閭門悌睦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字慈明亦以才顯于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潤太尉辟不就及卒學士惜之誄靖者二十六人頴陰令丘楨追號靖曰玄行先生頴川太守王懷亦謚曰昭定先生

胡昭

胡昭字孔明頴川人始避地冀州不應袁紹之命遁還鄉里魏武帝辟昭昭自陳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趨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

耕樂道以經籍自娛賊冦陸渾自相約誓胡居士賢者也不得犯其境正始中何楨等遞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

徐幹

徐幹字偉長北海人清玄體道六行修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魏帝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帝與吳質書曰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節可謂彬彬

君子矣著中論行於世

張芝

張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大司農奐之長子自少博學持高操文爲儒宗武爲將表大尉辟公車徵皆不至人稱張有道雅好草書每臨池水爲之墨韋仲將謂之草聖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無家屬于郡北山下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

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往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從游三年問其所圖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

今之世矣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遥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于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緜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為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胡為懷道迷

邦京答之以詩曰周道斁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
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揚揚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
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
娛我以為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飧何為棲棲自使疲
畢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于靈縕袍
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
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玩豈合物情玄鳥紆幙
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聘彼梁魚遨巡倒尾
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

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闚我卑頽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環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眞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于

兄弟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蠊蠘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汚同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意于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言者大慚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竝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儛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拔刀破舌吞

刀吐火雲霧杳冥㷔光電發統兄弟欲往觀之而難統共紿俱行統入門忽見丹珠驚愕而走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侯爲之悲惋蝃蝀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之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遂隱牀上被髮而臥不復言後其母病篤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並至浮橋士女駢塡統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竝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答

曰會稽夏仲御也克使問其土風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柂正櫓折旋中流奮長稍而直逝者三風波振駭雲霧杳冥觀者皆悚遽克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答克欲耀以文武鹵簿覘其來觀又使妓女服袿襹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克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朱冲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于林下大慚以犢還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冲爲太子右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冲亦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

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爲害卒以壽終

范喬

范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詣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媟辭弱冠受業好學不倦父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竝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于朝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其爲伯夷叔齊復存于今如其疾篤益是聖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

篤疾名德著茂不加敘用深爲朝廷惜遺賢之譏也
元康中詔求廉讓沖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參選
敘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稟德真純立操高潔儒
學精深含章内奥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簞瓢詠業長
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
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于喬特發優論又吏部郎郄
隆亦思求海内幽遯之士喬供養衡門至于白首于
是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
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外黃令高頵嘆曰

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于官曹士之貴異于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行身不穢爲物所嘆服如此卒年七十八

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爲氏焉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游惟以閒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搆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賦成時人未之重自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

其賦序于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哄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嘆服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王冏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及張方縱暴都邑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王裒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父儀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于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

師帝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邪遂引出斬之裒少立操尚行已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于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為刈麥裒遂棄之知舊有致遺

者皆不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哀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屩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之一縣以爲恥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受

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年六十七八卒

魯勝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

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于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來求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于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冢埋于隧側猛獸即

于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基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圍交頸同游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讀誦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

通論非駮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竝固辭竟以壽終

董養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毎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于殺祖父母

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夫人之禮既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檐入蜀莫知所終

氾毓

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

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于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掃坟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輔南陽王文學祕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于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淸靜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以三隅示之合三傳爲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餘言年七十一卒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曾祖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郡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亾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亾於家卽斂於講

室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竝不就武惠時討吏至臺帝輙訪其安否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楡棺雜塼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修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爲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爲

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按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爲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奬風尚奏可而朝不就終于家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

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錢之爲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于空版漢祖克之于嬴二文君

解布裳而被錦綉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由此論之謂爲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張薦

張薦隱居居顧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爲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氾騰

氾騰字無忌敦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閟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

江惇

江惇字思悛陳留圉人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並宗毎以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傷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咸稱之蘇峻之亂避地東陽山太尉郄鑒徵爲兗州治中又辟太尉椽康帝爲司徒亦辟焉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儒林叅軍徵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嘯咏林藪養志二十餘年太守阮裕長山令王濛皆一時名士並與惇游處深相欽重卒時年四十九友朋相與刊石

立頌以表德美云

任旭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郡將蔣秀請爲功曹秀居官貪穢旭正色苦諫不納謝去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真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此復何言哉尋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舉爲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惠帝博求清節儁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遯辭

疾不行元帝初鎭江東召爲叅軍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鎭東大將軍復召之及爲左丞相辟爲祭酒並不就明帝卽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咸和二年卒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喪母毀瘠殆于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聖人制禮令賢

者俯就不肖企及若毀性無嗣更爲不孝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簡文帝輔政命爲叅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宜引在府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卒以壽終

韓績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其先避亂居于吳之嘉興父建

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爲操布衣蔬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以爲椽不就咸康末會稽内史孔愉上疏薦之詔以安車束帛徵之尚書令諸葛恢奏績名聞猶輕未宜備禮于是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于家

劉緬　邴郁

高密劉緬字長魚城陽邴郁字弘文並有高名緬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厲行化流邦邑郁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勑身謹絜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

拱恂恂舉動有禮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鮞郁
竝被公卿薦舉于是依續及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
郁辭以疾鮞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各以壽
終

翟湯　附　子莊　孫矯　曾孫法賜

翟湯字道深潯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世事
耕而後食人有餽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
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司徒王導辟不
就隱于縣界南山始安太守于寶與湯通家遺船餉

之勑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爲惠而更煩之益愧嘆焉咸康中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薦之成帝徵爲國子博士湯不起建元初安西將軍庾翼北征石季龍大發僮客以克戎役勑有司特蠲湯所調湯悉推僕使委之鄉吏吏奉旨一無所受湯依所調限放免其僕使令編戶爲百姓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于家

翟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

而後食語不及俗性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鉤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蓽門歡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竝不就年五十六卒子矯亦有高操屢辭郡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郎徵亦不至世有隱行云

翟法賜潯陽柴桑人曾祖湯祖莊父矯竝高尚不仕逃避徵辟法賜少守家業立室廬山頂喪親後便不

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徵辟一無所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跡幽深卒於巖石之間不知年月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于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不受嘗以車獵道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

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不取直亦不告姓名與翟湯
俱爲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
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躬往追翻欲强起之
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
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
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于水路
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翻曰爾向不取我豈
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翻知其
終不受復沈刀于水路人悵焉乃復沈沒取之翻于

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

劉驎之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開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矣車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請爲長史固辭不受冲

嘗到其家驎之于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枉駕宜先詣家君冲乃造其父父命驎之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話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勑人代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驎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聞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去驎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嘆息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驎之聞其有患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為營殯其仁愛隱惻若此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于陰陽之術著天文地里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嘆涕泣或請問不言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反出而嘆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眞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目之所好者五色耳之所玩者五音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于恍惚之際兼重玄于

衆妙之内宅不彌畝而忘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謚曰玄居先生

索紞

索紞字叔徹敦煌人也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紞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

問者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統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爲西閣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虞喜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祿潭之族也父察吳征虜將軍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爲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即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爲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夫興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潔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

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喜辭疾不赴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恒舉喜爲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內史何充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闡有自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輿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束脩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傷綜廣探博聞彊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殊操一

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勵薄俗疏奏詔曰尋陽翟湯會
稽虞喜並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
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
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並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
永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
西豫章潁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不能決時喜
在會稽朝廷遣就喜諮訪焉其見重如此喜專心經
傳兼覽纖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略注
孝經爲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數十萬言行於世年

七十六卒無子弟豫自有傳

孫晷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壟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見人饑寒竝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會稽虞喜隱居海嵎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聘喜弟預女爲妻戒女棄華尙素

與昬同志時人號爲梁鴻夫婦司空何充爲揚州檄
昬爲主簿司徒蔡謨辟爲掾屬並不就尚書張國明
表薦昬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

何準

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
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爲驃騎將軍勸其仕準曰第五
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
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
修營塔廟而已徵拜散騎郎不起年四十七卒追贈

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侯子悏以父素行高潔表讓不受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土牀夏則弃食于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詠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暐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暐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尠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隱于平郭南山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暐徵至鄴及見暐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歲餘詐狂暐送之平郭後苻堅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何琦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年十四喪父哀毀過

禮性沈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贍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爲叅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服闋乃慨然嘆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于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寡欲司空陸玩太尉桓溫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

軍欽其名行召爲叅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遥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年八十二卒

宋纖

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隱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者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顒齊好友善太守楊宣畫其象于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拒不見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

形不可覩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
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
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注論語及爲詩
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遣使備禮徵爲太
子友逼喻甚切纖喟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
敢稽停明命遂至姑臧祚遣其子太和以執友禮造
之纖稱疾不見贈遺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上疏曰
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
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

士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先生

郭荷

郭荷字承休洛陽人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群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謚曰玄德先生

祈嘉

祈嘉字孔賓酒泉人少淸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牕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敎授門生百餘人竟以壽終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

鎮軍郄愔召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戴逵　附子勃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後徙居會稽剡縣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郡縣敦

逼不已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不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帝許之逵復還剡後王恂爲尚書僕射復請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復不至長子勃有父風義熙初以散騎常侍徵不起尋卒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郄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

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典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爲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易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年五十四卒

龔玄之　附　弟子元嘉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好學潛默安于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留縶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譙

國戴逵武陵龔玄之竝高尚其操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思挹雅言虛誠諷議竝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旨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弟子元嘉亦有德操高尚不仕卒于家

遯世編卷九終

遯世編卷十

高隱三

戴顒

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父逵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顒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父善琴書顒並傳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顒制十五部顒又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

恨而去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
勃疾患醫藥不給顒謂勃曰顒隨兄得閑非有心於
語默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顒當干祿以自濟耳乃求
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
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
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注禮
記中庸篇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
行便去不為矯介衆論以此多之宋國初建元嘉中
徵竝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通

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於
此義季亟從之游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文帝每欲
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
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合何嘗白鵠
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十八年卒

張野

張野字萊民居潯陽柴桑與陶淵明有婚姻之契學
兼華梵累徵不就庾悅以其貧徵爲散騎常侍笑曰
古人以容膝爲安屈志就祿非吾志也乃入廬山依

遠公研味釋典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宋武帝領荊州辟少文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輙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惠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閒居無事武帝召爲太尉行叅軍驃騎道憐命爲記室叅軍並不就二兄

蚤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自贍頗營稼穡武帝勑南郡長給吏役又數致餼賚辟召少文與雁門周續之並爲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及元嘉中頻徵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衡陽王義季爲荊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爲諮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睹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于室謂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少文孫測亦有祖風

周續之　附　劉遺民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于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于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爲顏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劉毅鎮姑熟命爲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尙峻

節頗從之游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俄辟太尉掾不就武帝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曰眞高士也尋復南還武帝踐祚復名之上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于矍圃之義辨析精奥稱爲名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于世無子兄子

景遠有續之風

王弘之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少孤貧爲外祖徵士何淮所撫育晉安帝隆安中爲琅邪王中軍參軍遷司徒主簿性好山水求爲烏程令尋以病歸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琅邪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每隨兄鎭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荊州刺史桓偉請爲南蠻長

史何無忌請爲右軍司馬高祖命爲徐州治中從事並不就家在會稽上虞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弘之四年卒時年六十三顏延之欲爲作誄書與弘之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豪翰所應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爲事但恨短筆不

足書美詠竟不就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祖惔尚書祠部郎父粲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文籍爲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嘆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盖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

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郡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惟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

劉凝之　附　兄盛公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

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辟召皆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有人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敗令家中覓新者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之不肯復取元嘉初徵爲秘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竝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脩民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

未聞巢許稱臣堯舜荆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餧斃餉
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
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
山之陽登高嶺絶人迹爲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
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時年五十九

龔祈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從祖玄之父黎民並不應
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嘆曰
此荆楚之僊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時或賦

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

孫康

孫康字伯翳太原人放情物外棲志丘壑家貧常映雪讀書交游不雜與王亮范雲交好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職相處孫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正可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棲棲役良若此此嵇康所不堪予亦未能也

宗彧之

宗彧之字叔粲少文從父弟也早孤事兄恭謹家貧

好學雖文義不逮少文而眞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
宋元嘉初大使陸子眞觀採風俗三詣或之每辭疾
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宜枉軒
冕之客子眞還表薦之又不就徵卒于家

宗測　附　尚之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少靜
退不樂人間嘆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
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
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齊驃

騎豫章王嶷徵爲參軍不起測答府召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喪身自負土植松栢嶷復遣書請之辟爲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枉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游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圖于壁上測長子賓宦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爲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齎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

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魚復矦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术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絶賓友惟與同志庾易劉虬宗人

尚之等往來講說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別駕宗
忻口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
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
蘇門于行鄣上坐卧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
作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嘗游衡山
七嶺著衡山盧山記尚之字敬之亦好山澤徵辟一
無所就以壽終

沈道虔　附　慧鐸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

孔恩亂後饑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盧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于戴逵王敬弘深貴重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慚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穟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恧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

冬月無複衣戴顒聞而迎之爲作衣服幷與錢一萬及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咸得有成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舉家感慟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文帝勅郡縣使隨時資給卒年八十二子慧鋒修父業不受州辟

孫法宗

孫法宗吳興人父遇亂被害尸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年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而有禮以父喪不測于部境之內尋求枯骨刺血以灌之如此者十餘年不獲乃縗絰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世祖初揚州辟爲文學從事不就

郭希林　附子蒙

郭希林武昌人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

業徵州主簿秀才衛叅軍竝不就元嘉初吏部尚書
王敬弘舉王弘之爲太子庶子希林爲著作佐郎後
又徵員外散騎侍郎竝不就卒年四十七子蒙亦隱
居不仕

雷次宗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
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
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
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竝以儒學總監諸生時

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叅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竝建車駕數至次宗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竝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生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於鍾山年六十三子肅之頗傳其業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祖愷之晉右衛將軍父濤揚州

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爲業以樵箬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箬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搒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綵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能言理時爲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郡命功曹州辟從事舉秀才竝不就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凱友善凱亦耆酒相得輒酣對飲盡懽百年家素貧

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凱宿衣悉袷布飲酒醉眠凱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體謂凱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凱亦爲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峻爲東揚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冠所重峻餉吟米二斛吟亦辭之百年卒山中時年八十七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許昭先

許昭先義興人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家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昭先無有懈息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眞道拔爲征虜參

軍昭先以親老不就本邑補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元嘉初西陽董陽五世同財爲鄉邑所美會稽姚吟事親至孝孝建初揚州辟文學從事不就

王素

附　劉睦之　州詔

王素字休業琅邪臨沂人高祖翹之晉光祿大夫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初爲廬陵國侍郎母憂去職服闋廬陵王紹勸素脩舊居素不答乃輕身往東陽隱居不仕頗營田園之資得以自立愛好文義不以人俗累懷世祖即位欲搜揚隱退辟爲太子舍人江夏

王義恭辟為倉曹屬並不就素既屢被徵辟聲譽甚
高山中有蚿蠡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
素乃為蚿賦以自況卒年五十四時又有宋平劉睦
之汝南州韶亦隱身求志睦之居交州除武平太守
不拜韶字伯和築室湖孰之方山徵員外散騎侍郎
不起

郭世道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
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

家貧無產業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戚思慕終身如喪者以爲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故未嘗釋衣帽仁厚之風行于鄉黨鄰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于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其伴求以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以巳錢充數送還之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世道世道委之而去元嘉四

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勑郡牓表閭門蠲其稅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顗察孝廉不就

關康之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揚人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帊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臥了不相眄咨嗟而退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爲毛

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算妙盡其能徵辟一無所就棄絶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爲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時得病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閒日輙臥論文義宋孝武即位遣大使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宜加徵聘不見省康之性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宋明帝太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卒年六十三

辛普明

辛普明字文達少就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帳施靈皷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遂侵磐僑居會稽會稽士子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為贈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寔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邪齊豫章王嶷為揚州徵為議曹從事不就

樓惠明

樓惠明字智遠東陽人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

舊多毒害自惠明居之無復辛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回之豐安旬日之間唐寓之祅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時人以爲有先覺齊武帝勑爲立館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爲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

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勑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卒年八十六

明僧紹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舉秀才明經有儒術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竝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淮北沒虜乃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徵通直郎不就

昇明中太祖爲太傅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旍幣之禮徵爲記室叅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筍籜冠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

耳永明元年世祖勑召僧紹稱疾不肯見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卒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莒人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著嫡寢論掃洒堂宇置筵席朔望輙拜薦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録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齊高帝爲揚州刺史徵爲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彦回啓高帝稱述其美以置祕閣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

釋敎誡竝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犕被褐先生永明六年卒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時犕爲二隱

何求

何求字子有廬江灊人清退無嗜欲除征北參軍事妻亡還吳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明帝崩出奔國哀除爲司空從事中郎不就乃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

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夜忽乗小船逃歸吳隱虎丘山
復除黄門郎不就世祖以爲太中大夫又不就七年
卒年五十六初求母王氏爲父所害求兄弟以此無
宦情求弟㸃胤别有傳

庚易

庚易字幼簡新野人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元年
刺史豫章王辟爲驃騎叅軍不就臨川王映臨川獨
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
之伍終其觧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禄

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通書致遺昜以連理機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

杜京產　附　孔道徽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京產少恬靜閉意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孔覬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爲款交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除奉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同契孔稚珪周顒謝瀹並致書以通慇

懃表薦京產不報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年六十四卒會稽孔道徵守志業不仕京產與之友善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幼而俊敏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淚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

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卽跣而
反隣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
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
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至尚
之謂子偃曰山藪故多奇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
豈可澄清淆濁邪汝師之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
歷覩四部畢乃嘆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
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之仕答曰魚
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

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絶世
大守孔山士辟不應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
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爲之語曰差
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征北張永爲吳興請
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欲一觀之乃往
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
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
冠越客於文冕赱雖不敏請附高卿有蹈東海死耳
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與永明中中書郎沈約並表

薦之徵皆不就麟士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所致梁天監元年與何點同徵又不就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爲終制年八十六卒

王睎

王睎字叔朗閒淡寡欲母終後遨遊鞏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

然有終焉之志人士謂之物外司馬

吳達之　附　何伯璵　幼璵　王文殊

吳達之義興人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以營冢槨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建元三年詔表門閭又有何伯璵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鄉里呼爲人師郡守下車莫不脩謁永明十一年伯璵

卒幼璵少好佛法翦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並八十餘王文姝吳興故鄣人也父歿虜文姝思慕泣血蔬食山谷三十餘年太守謝瀹板爲曹不就

吳苞　附　趙僧巖　蔡薈

吳苞字天盖濮陽鄄城人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太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俱於褚彥回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也齊隆昌元年徵爲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及江祏徐孝嗣共爲立館於鍾

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門焉當時稱其儒者自劉瓛以後聚徒講授唯苞一人而已以壽終時有趙僧巖蔡薈皆有景行慕苞爲人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爲青州欲舉爲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爲沙門棲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爲知命蔡薈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斆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至如蔡

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

徐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祖父並郡掾史伯珍少孤貧以竹葉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隣皆奔丞伯珍累床而止讀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旱伯珍筮之如期雨澍舉動有

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後漢龍丘萇隱處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舘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永明二年刺史豫章王辟義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卒年八十四

韋敻

韋敻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

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職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
命太祖聞夏養高不仕備加禮命竟不能屈所居之
宅枕帶林泉夏對翫琴書蕭然自樂時人號爲居士
有慕其閑素者載酒從之夏亦接對忘倦明帝即位
禮敬逾厚乃爲詩以貽之夏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
悅勑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建德中
夏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蘧篨束體王孫
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歛
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

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可朔望一奠仍薦素蔬親友欲以物弔祭者並不得受卒年七十七

何點

何點字子晳廬江灊人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鑠素有風疾無故害妻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絶婚宦尚之彊爲之娶瑯琊王氏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容貌方雅博通羣書善談論不入城府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

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
人號爲通隱兄求亦隱居吳郡虎丘山求卒點菜食
不飲酒訖于三年腰帶減半宋徵太子洗馬齊累徵
中書郎太子中庶子竝不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
會稽孔稚珪爲莫逆友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
珪爲築室焉園内有卞忠貞冢點植花卉於冢側每
飲必舉酒酹之王儉爲宰相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
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
良就見法輪寺角巾登席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

杯徐景山酒鐺點少時嘗患渴痢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旣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也梁高祖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物色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酒恩禮如舊徵爲侍中辭疾不赴天監三年卒時年六十八

何胤

何胤字子季點之弟也年八歲居憂哀毀若成人旣

長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起家齊秘書郎遷太子舍人出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入爲尚書三分郎不拜遷司徒主簿注易又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爲隱義鬱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待累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築室郊外號曰小山恒與學徒遊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

及發聞謝朏罷吳興郡不還恐後之乃拜表辭職不待報輙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僴尋有詔許之僴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僴二兄求黙並棲遁求先卒至是僴又隱世號黙爲大山僴爲小山亦曰東山永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以清幹流譽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

氏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一無所納幼至孝性沉靜雖與童兒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勖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年十六父喪不服綿纊雖蔬菜有味亦吐之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親

戚戚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梁武起兵圍建鄴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墓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惟一鹿牀竹樹環繞御史中丞任昉欲造而不敢望而嘆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爲名流所欽尚如此天監十二年與吳郡范元琰俱徵竝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淸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有疾兄弟欲

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合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有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蓍無以驗也及布卦旣揲五爻曰此將爲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所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

傳上自炎皇終於天監末斟酌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麚可驂何以異夫驥騄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王諸子嵩渭陽之情歲時之貢無所受納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賤不應爲王矦姻戚邂逅所逢豈關始願卒年五十八門徒追論德行謚曰文貞處士初孝緒所撰高隱

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敲劉訏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邪對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輙獲麟於二子敲訏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訏兄絜錄其所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母夢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幼有異操年四五歲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

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善琴棊工草隷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取决焉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虎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勑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供帳甚盛車馬塡咽咸云宋

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
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
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
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
代名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
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
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
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
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輙差舛若不爾豈得爲

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又常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脩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齊

未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及梁武兵至新林及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卽位恩禮愈篤手勑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竝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欲斆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

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
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談論數日而去簡文
甚敬異之大通初獻二丹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竝
爲佳寶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香氣累
日氛氳滿山遺令薄葬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
夫謚曰貞白先生

韓懷明

韓懷明上黨人客居荆州年十歲母患屍疰每發輒
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

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
母豁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
墳贈助無所受家貧常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
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
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
家禽焉服釋乃去既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改天監
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諸葛璩

諸葛璩字幼玫琅琊陽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

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擿之功方之壼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言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如其簡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爲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赴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槩餉穀百斛梁天監中舉秀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慍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卒於家

沈顗

沈顗字處默吳興武康人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顗從叔勃貴顯齊世每還吳興賓客塡咽顗不至其門勃就之顗送迎不越於閫勃歎息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俄徵爲南郡王常侍不就顗內行甚脩事母兄最孝友爲鄉里所稱慕永明三年徵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永元二年徵通直郎俱不赴顗素不治家產值齊末兵荒與家人

弁日而食或有饋粱肉者閉門不受唯以樵採自資怡怡然不改其樂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訂民丁吳興太守柳惲以顗從役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責之惲大慙厚禮而遣之其年卒於家

劉慧斐

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少博學能屬文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潯陽遊於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號爲離垢先生

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
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太宗臨
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没後將二百年始
有張劉之盛矣卒年五十九

范元琰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塘人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
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
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性謙敬不
以所長驕人家貧惟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

范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啟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居常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莫不改容正色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齊建武二年始徵爲安北參軍事不赴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辨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時年七十

劉訏

劉訏字彥度平原人幼稱純孝父母繼卒居喪哭泣幾至滅性弔者莫不傷之後爲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自傷早孤人有悞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絜爲之娉妻剋日成婚訏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不就主者檄召訏乃挂檄於樹而逃訏善玄言尤精釋典曾與族兄劉歊聽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天監十七年卒於歊舍時年三十一臨終執歊手曰氣絶便斂斂畢旣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

祀無求繼嗣歆從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諡曰玄貞處士

劉歊

劉歊字士光訏族兄也祖父世爲二千石皆有清名歊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群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一讀莊子逍遥篇曰此可解耳客因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訏並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常欲避人

世以母老不忍違離每隨兄壽杏從宦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距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天監十七年著革終論言死生之事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歛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埳埳足容棺不須塼甓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願成余志幸勿奪之明年疾卒時年三十二歙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歙曰心力勇猛能精死生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歙既長精心

學佛有釋寶誌遇歊於輿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歊未死之春有人爲其庭中栽柿歊謂兄子弇曰吾不見此實尒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爲知命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庾詵

庾詵字彦寶新野人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棊筭機巧並一時之絶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畒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産業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

既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誣爲盜者被治劾妄款詵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其行多如此類梁高祖少與詵善雅推重之乃起義署爲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遊狎河東柳惲欲與之交詵距而不納普通中詔爲黄門侍郎稱疾不赴晩年尤遵釋教宅内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

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匳而去中大通四
年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
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
生彌陁淨域矣高祖聞而下詔諡貞節處士

張孝秀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少仕州中從事史遭母憂
服闋爲建安王别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
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
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榖皮巾

躡蒲履手執并櫚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能臥於石博涉群書專精釋典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室中皆聞有非常香氣簡文聞而悼之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鄢陵人少沈靜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慍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彊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練郡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

同遊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居于土臺山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遊處又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加欽重徵州主簿湘東王聞之亦攀爲法曹叅軍竝不赴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荆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陝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深相賞接留連月餘日乃還山王親祖道幷贈篇什隱者美之卒年六十

馬樞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數歲而孤爲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遇侯景之亂舉兵援臺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

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
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
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
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文
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
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樞固
辭以疾門人勸請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
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餽
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

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自精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鵠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櫚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三年卒

張昭

張昭字德明吳郡人幼有孝性色養甚謹禮無違者父熯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博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竝不衣綿帛不食鹽醋日唯食一升麥屑粥而已父服未終母陸氏又亡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親友

見者莫識焉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絶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受兄弟並因毀成疾昭失一眼乾亦中冷苦癖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子胤俱絶

遁世編卷十　終